

唯美主义的“一只水晶球”

——纪念奥斯卡·王尔德诞辰170周年

王 蕾

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文坛上，奥斯卡·王尔德是一位难以逾越的作家兼文艺理论家。28岁时他曾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宣传自己的美学观念，在纽约奇克林大厅，王尔德发表了题为《英国的文艺复兴》的演讲。正是在这次演讲中，王尔德将“唯美主义”运动视为英国的一次“文艺复兴”，并详细阐述了这一运动的起源、发展方向以及对英国文艺和社会的影响和意义，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标签之一。

在不算漫长的创作生涯中，王尔德创作了多部剧本，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，出版了数本童话集、诗集、散文集。王尔德创作的戏剧《不可儿戏》《莎乐美》是英国剧院的保留剧目，他的小说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是“唯美主义”的代表作。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散文折射出了美学思想，时至今日依然是重要的研究素材。

与王尔德所创作的剧本相较，他的人生轨迹则是另外一部大起大落、跌宕起伏的剧本。

一位天才的成长

1854年10月，王尔德出生在柏林一个生活条件优渥的家庭中。父亲威廉·王尔德是爱尔兰杰出的耳鼻喉科医生，后来因担任爱尔兰医疗顾问而被授予了爵士称号。威廉·王尔德对耳眼外科医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时至今日“王尔德切口”等医疗术语，依然被外科医生使用。

虽然其父后来陷入婚外情的指控中，但是王尔德的童年时光仍然是幸福美满的。九岁之前，他在家庭内接受教育，一名女佣和一名来自德国的家庭教师让他学会了两种语言。1870年，王尔德进入波托拉皇家学校学习，很快成为学校知名的优秀学生。在毕业的时候，他成为全校仅有的三名获得皇家奖学金，并进入柏林三一学院继续深造的学生。

都柏林三一学院是学界知名的古典研究重镇，王尔德在这里跟随马哈菲牧师学习。后来，王尔德评价马哈菲为“我的第一位老师，也是我最爱的老师”。王尔德的古典研究天赋在三一学院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，他获得了为希腊文课程而设立的伯克利奖章，这枚奖章在他后来的人生中，经历了数次被典当和被赎回的波折。

1874年，牛津大学发布了一则通知，莫德林学院将为两名学生颁发半研究员奖学金。获得奖学金的学生，将连续五年获得95英镑的资助（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100英镑）。信心满满的王尔德参加了选拔考试，并成功获得了这份珍贵的

奖学金，旋即前往牛津大学报到。

依照今天的话语，王尔德在牛津的学习生活是“松弛”的。进入牛津大学后，王尔德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板球队比赛，并积极加入了共济会，和同学们在牛津附近四处游历。当然，王尔德并没有疏忽在古典文化的学习，由于波托拉和三一学院的积累，王尔德甚至略带“傲慢”地面对牛津大学的导师。在这一时期里，王尔德已经逐步形成“唯美主义”的美学观。在最终获得大学奖金的诗歌《拉凡纳》中，王尔德的艺术观念已经开始体现，“诗歌应像一只水晶球，它应使生活显得更加美丽而不那么真实”。

著名文艺批评家沃尔特·佩特的《文艺复兴研究》对王尔德影响更加深远。这位后来的唯美主义者在阅读后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将其视为自己的“金鉴”。在《自深深处》中，王尔德写到，佩特的作品是一部对他的生活“有着如此的奇特影响力的书籍”。佩特宣称，人生是许多短暂瞬间的总和，因此必须努力激发每一个瞬间，“不要寻求经验的结果，而是经验本身”。这份宣言影响了王尔德的一生，并在王尔德去世之后，依然对文艺理论界产生深远影响。

唯美主义观的擎旗者

1878年11月，王尔德从牛津大学毕业，不但成绩名列前茅，还以诗作《拉芬纳》赢得校内的一项诗歌比赛，并获出版，后开始在伦敦定居。凭借着独特的气质和富有个性的言谈举止，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的王尔德迅速在伦敦文学界成名，成为了社交场合的焦点人物。在这一时期，王尔德的“唯美主义”思想已经成型，并开始被文艺界所关注。

“唯美主义”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在英国的一场艺术运动，强调艺术独立性或称艺术自律，主要参与者包括罗塞蒂、莫里斯、王尔德等人。有学者认为，唯美主义和康德哲学具有内在联系，并援引《判断力批判》中“审美不涉利害”的观点予以说明，而传统美学观认为，艺术具有切实的社会功用。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认为，艺术（特别是戏剧）具有教育和情感净化的功能，能够引发同情与恐惧，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。王尔德对艺术功用的命题大加批判，在《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》中以宣言式的语气指出，“形式是一切”！

同其他“唯美主义”的代表人物相比，王尔德无疑是激进的，他追求“感官上的极致”，否认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，强调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将艺术置于如同宗教般的的神坛。“唯美主义”在英国文艺界掀起巨

浪，在文学、绘画、雕塑和装饰艺术等领域都结出硕果，涌现了一批代表人物。

王尔德于1882年受邀前往美国访问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宣传“唯美主义”思想。比起巡回演说的成果，王尔德在回答美国海关询问时的名言似乎更为著名——“除去我的才华，我无可申报”很快登上了各大报纸，为其在美国的学界大大提升了知名度。为了扩大演讲的受众，王尔德将“英国的文艺复兴”作为演讲的主题，在一年以内的时间里，完成了140多场演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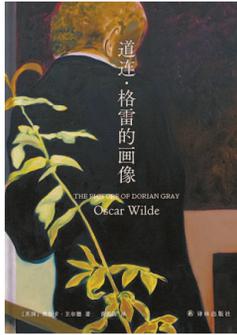
在演讲的开始阶段，王尔德与当时环境格格不入，夸张的打扮招致了怀疑和嘲笑，但是随着演讲的进行，王尔德通过其机智和自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尤其受到上层和中上层女性的追捧。到巡演结束时，王尔德在美国已获得了极大的声誉，一时间仿佛已经成为“唯美主义”代言人。回到伦敦后，王尔德热情高涨，连续发表巡回演讲，一时名声大噪。随后，王尔德前往法国，与许多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建立了联系。1883年，王尔德与华兹华斯的曾外孙罗伯特·谢拉德结为契友，还拜谒了雨果等文人。

在这一阶段，王尔德发表了《谎言的哀落》等文，这些文章详细阐述了他的“唯美主义”哲学。王尔德在《妇女世界》杂志担任编辑，这份工作为王尔德提供了稳定的收入，并让他有更多机会通过写作与公众互动。王尔德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小说、诗歌、艺评论，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影响力。

创作生涯的高峰

进入19世纪90年代，王尔德毫无疑问进入了创作高峰期，成为了英国这一时期最重要的“文学符号”。从1890年起，王尔德在报纸上开始连载他的唯一的长篇小说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道连成为了王尔德表现自己“唯美主义”文学观的舞台，深刻展现了“唯美主义”的创作观念和文化内涵。

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是一部兼具“唯美主义”与颓废风格的小说。主人公道连·格雷是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绅士，被画家巴兹尔作为模特完成了一幅画像。看着画像中自己的美貌，道连许下了自己的愿望：永远保持年轻的肉体，而画像替他承受衰老带来的所有变化。令人感到惊奇的是，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愿望竟然成真了。道连的外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老，而那幅画像则逐渐变得丑陋。在巴兹尔的朋友亨利爵士影响下，道连过上了极度放纵和自私的生活，毫无顾忌地追求感官享受，损伤了自己的身体，并给他人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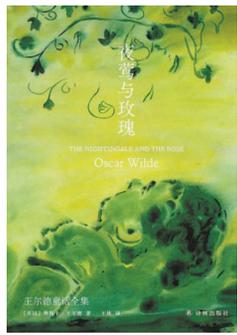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
[英]奥斯卡·王尔德 著
黄源深 译
译林出版社 出版

影响。随着时间变化，道连的灵魂也逐渐被罪恶侵蚀，画像越来越丑陋，变得狰狞可怕。尽管道连年轻英俊的外貌不曾改变，他的内心却备受肖像的折磨。道连最终不堪忍受内心罪恶的痛苦，用一把尖刀刺向了画像中的自己，试图摧毁这个提示着自己丑恶灵魂的载体。在刀尖刺破画布的一瞬间，道连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般的逆转，道连的身体被刀尖刺穿，生命也随之消逝。他的身体和画像中的丑陋形象发生了互换，倒下的道连变成了画中衰老和丑陋模样，而那幅画像不仅没有损坏，反而奇迹般恢复了其年轻时的英俊样貌，故事在令读者震惊的转折中终结。

在这部长篇小说发表前，王尔德虽然在文学评论和创作上已有所成就，但是时常被批评其“夸夸其谈”。在王尔德为“唯美主义”四处演讲的19世纪80年代，“唯美主义”缺少范例，而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满足了这一要求，王尔德式的格言警句、满不在乎的语言风格、对上层社会生活的华丽描写，宣告着道连时代的到来。

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揭示了道德腐化的后果以及追求美和享乐的危險。这部小说反映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，同时也对道德、罪恶和自我毁灭进行了深刻的探讨。小说的核心主题是对美与外表的无上崇拜和追求，在亨利爵士的鼓动下，道连坚信美是自己最大的财富，宁愿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也要保持外表的美丽。道连的美也是“唯美主义者”最崇高而坚定的追求，“美是一切”，美超越了一切道德和规范的束缚。在“唯美主义”的观点中，艺术是独立的，小说中的画像是艺术的身，象征着一切美的存在。这反映了王尔德对美的追求，即艺术不应与道德挂钩，艺术是独立于现实和社会规范的存在。然而，美终究是社会的产物，无



《夜莺与玫瑰》
[英]奥斯卡·王尔德 著
王林 译
译林出版社 出版

法脱离物质的限制而独立存在。通过巴兹尔的画像，王尔德在小说中探寻了道德和美的冲突关系。表面上完美无瑕的道连在内心阴影里，最终无法忍受自己丑陋的内心而招致毁灭，似乎暗示了王尔德对道德底线的思考。

虽然王尔德在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中所展现出的道德观念令人不安，这部小说终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。王尔德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文学明星，在这一时期，他接连创作出许多广受欢迎的戏剧，如《莎乐美》《温夫人的扇子》《不可儿戏》等。不夸张地说，几乎王尔德所创作的所有戏剧都受到热烈的欢迎，以至于伦敦的舞台上竟能同时上演着他的三部作品！在“剧场顶替了教堂在社会中地位”的时代，王尔德的社会影响不言而喻。

无法磨灭的影响

如同流星雨划过，王尔德的创作生涯也是短暂的。1895年，王尔德因被诉而陷入法律困境，最终获刑两年，被关押在雷丁监狱中。经过两度法院调查，平地里生活素以奢侈闻名的王尔德陷入经济的困顿，昔日的成功在此时仿佛烟消云散。1897年获释后，王尔德离开英国，并于三年后在巴黎因脑膜炎去世。

直到进入20世纪后半叶，毁誉参半的王尔德终于获得了在英国被雕刻的荣誉。在位于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阿德莱德街，王尔德的雕像上刻着他常被提起的警句：“我们都在阴沟里，但仍有入仰望星空。”王尔德在艺术上的成就终究无法被磨灭，其所创作的文学和他坚定推崇的“唯美主义”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

《不可儿戏》
[英]奥斯卡·王尔德 著
王林 译
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

值得注意的是，王尔德对中国近代的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。和许多西方作家一样，王尔德的作品是在五四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，“唯美主义”虽然不是国人彼时最迫切需要的思想养料，但仍然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。和象征主义、颓废派等思潮流派共同位居新浪漫主义的“唯美主义”观念，打破了传统的写实和抒情的二元对立，开拓了新文学的视野，其影响贯穿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。

20世纪20年代初，包括《莎乐美》《温夫人的扇子》《不可儿戏》在内的大部分王尔德创作的重要剧本已经可见中译本，有些剧本甚至被多次翻译，产生了不同的译本。《新青年》杂志主编陈独秀认为王尔德的作品是对旧社会道德压迫的反击，新月派诗人也认为王尔德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艺术追求是对旧礼教压迫下的文艺创作的美学解放。

如同王尔德在牛津时期诗作中所期许的“艺术”一样，其创作的如同“一只水晶球”的文艺作品在时间的长河中闪烁出鎏金的光芒。同负盛名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这样评价王尔德：“在他写作的时代，他是最聪明、最有风度、最有教养和最具智慧的人之一。”如今，岁月冲蚀了王尔德所遭遇的道德审判，他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检验。王尔德将一生投入对“美”的追求，其道德上的困境在百余年后终于得到了释然。正如王尔德《雷丁监狱之歌》中描述的那样，“外人的眼泪只会盛满他那早已破旧的怜悯之瓮”。在当前的后工业社会中，王尔德摒弃一切社会的束缚追寻美的决心，似乎仍是我们所呼唤的。

（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你以为我在说《飘》吗？

闫 红

年轻女孩嫁给冤家呵护她的霸总，但她一直深爱着某个斯文温柔的男人。到结尾，她发现，她当初爱的只是心中幻影，这两年来，她已爱上霸总而不自知。

你以为我是在说《飘》吗？我说的是琼瑶的《一帘幽梦》。听过“你只是失去一条腿，她失去的可是爱情”吧，就出自这部小说。我没有说琼瑶阿姨抄袭的意思，“灰姑娘”原型衍生出的作品铺天盖地，这种“兜兜转转终于爱上你”的原型也不只是琼瑶在用。

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里，寡居的女主，在舞会上被放荡不羁的富豪挑中，因为在一堆保守人士里，她就能和富豪跳个舞。他们都自以为没有那么爱对方，一场战争让他们相依为命……你看，《倾城之恋》是不是也借了《飘》一点“茄子香”（王熙凤语）？

但在相似的框架下，三个小说是三个维度。

《一帘幽梦》是典型的爽文。《倾城之恋》也有爽文的底子，张爱玲在《关于〈倾城之恋〉的老实话》里说，这个小说被普遍地喜欢，“主要原因大概是报仇吧”。

寄人篱下者爱看白流苏扬眉吐气，上了岁数的女人发现女主角可以不是青春美少女，少女则看见理想丈夫：“豪富，聪明，漂亮，外国派。”

她还说：“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情义，此外人家要有什么有什么，华美的罗曼斯，对白，颜色，诗意，连‘意识’都给预备下了：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……”

你要什么，我就喂到嘴边，你当然会喜欢。然而她毕竟多了点“苍凉的人生情义”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

同儕白甜汪紫菱相比，白流苏有生存之忧，不得不高度紧绷，步步为营，精明得不行。范柳原呢，他也不是一个从

天而降的多金情种。他是归国华侨，原本对故国存在许多幻想，回来后见到旧中国的种种，不免失望。张爱玲说他是“因为思想上没有传统的背景，所以年轻时候的理想禁不起一点摧毁就完事了，终身躲在浪荡油滑的空壳里。”

范柳原对白流苏说：“关于我的家乡，我做了好些梦。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么的失望。我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。”

他怎么往下溜呢？就是玩世不恭，用这种方式凭吊他心中的传统文明。所以他跟白流苏讲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”，讲“有一天，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，什么都完了——烧完了、炸完了、坍完了，也许还剩下这堵墙……”

心里还有这点念想，就不算往下溜。反倒是他过于赤诚，怕把一颗真心捧出来被人践踏，要借“浪荡油滑”这个保护壳。

那么范柳原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他的理想又是怎样坍塌的呢？书里没说太细。张爱玲振振有词地说，她从白流苏的角度写这故事，“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，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。”

但是《飘》里就讲得很清楚。《飘》讲的不是爱情故事，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外的文化战争。

几乎全在佐治亚州的男孩子随都思嘉挑，她却偏偏想嫁给卫希礼。她一直记得那个时刻，他骑着马从远处而来，穿着雪亮的长靴，黧黑的发眼闪着笑意，金色发丝映在阳光里，像戴着一顶银冠。他对那个痴痴凝望他的女孩说：“那思嘉，你长得这么高了。”他吻了她的脸，她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

似乎这爱情始于颜值，但我们要注意到那背景，卫希礼刚从欧洲归来，游



《飘》改编的电影《乱世佳人》剧照

历三年，他身上的欧洲气质越发浓郁。虽然美国建国已数十年，但在南方，最推崇的仍是相对保守静态的欧洲气质。卫希礼本来就喜欢阅读，听音乐，他家世代都是那种悠闲度日，活在梦里的人。

都思嘉的家庭比较复杂，书里说：“在她身上混合着两种血统，一种是说话温柔、富有教养的沿海贵族血统，另一种是爱尔兰农民精明务实的血统。”她的本性更像她父亲，却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的母亲爱化无限崇拜。

温柔的爱伦在家中是极其强大的存在，全家人都听她的，也都怕她。她本人的人格魅力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就是，她的欧洲气质，代表着本地的强势文化。

所以都思嘉爱上卫希礼，本质上是慕强。她后来跟白瑞德解释，爱卫希礼只不过是从小就有习惯。这话没错，在那种环境中，她爱卫希礼是本能而非自觉，她完全不懂他。

太平盛世中，卫希礼是优雅从容的绅士，赶上南北战争，他的小宇宙无法再稳定。

他走上战场，为南方而战。可是，“喇叭不能激动我的血，鼓声不能加紧我的脚步，我已经看得明白，我们是被出卖了，被我们这种傲慢的南方自我观念出卖了——我们是相信一个南方人可以扑灭一打北佬的，相信棉花大王可以统治世界……当我躺在毯条上仰望天里的时候，我总禁不住要问自己：‘你究竟为着什么而战？’我想到了州权，想到了棉花，想到了黑奴，想到了父母师长们从小就教我们怀恨的北佬，我认定了其中没有一样是我在这里打仗的理由……”

他不只是南方人，还是个有智慧有觉悟的人，知道北方胜利是大势所趋，他以前就想过等他继承家业就把奴隶都放掉。但他同时又深爱他静谧的南方：“我记起月光怎样斜照进那些白柱子里来，记起山茶黄花开得如同仙境，

记得走廊两边的蔷薇藤下的阴凉，我又看见了母亲坐在那里做针线，还跟我孩提时一样。我又听见黑奴们一路唱着歌从田里回来，听见井上的轱辘在那里咯吱咯吱地汲水……”（引文主要来自傅东华译文）

那种分裂感令人痛苦。他知道新时代正摧枯拉朽而来，这没有问题，但必将覆灭的旧时代里有他所爱。

这些话，卫希礼是写给妻子媚兰的。都思嘉偷看到那封信，开心得要命。她确定卫希礼不爱媚兰，信里没有思念，没有热切的欲望，甚至连一点冲锋的豪情也没有，都没法拿到人前去念。她完全不懂卫希礼对多么知心的人才会计这话，她的爱里只有一团欲望。

倒是白瑞德更能了解卫希礼。小说结尾，都思嘉为了留住他不惜贬损卫希礼时，白瑞德说卫希礼是个正人君子，只是陷入这与他格格不入的时代，他用旧世界那套处理新世界的问题，只能到处碰壁。

白瑞德和卫希礼是同类，他们同样无法融入新世界，虽然白瑞德曾被旧时代放逐过。

当年他和一个女孩共度一晚而不肯娶她，他解释说他们不过是迷了路，他不能因此就娶一个傻子。他就此不见容于家乡，并且恶名远扬，在聚会上他还声称北佬必胜，得罪了全场。他看上去毫不在乎，要不是这些人这么蠢，怎么会轮到他赚钱呢。

杜甫形容李白的那两句诗用在他身上也合适，一句是“世人皆欲杀”，另一句是“佯狂真可哀”。他看上去放荡不羁，无视世间规矩，他大概也是这么看自己的，因此引都思嘉为同类，但他的“狂”是“佯狂”。

都思嘉的叛逆是真叛逆，她后来在战

火中成长为强悍坚韧的女人，发现母亲教她的所有都没用——这意味着南方文化的凋敝。她脱胎换骨，杀伐决断，从母亲的训诫中走出来，成就真正的自己。

白瑞德的叛逆不过是应激反应，他无法像都思嘉那样做时代新人。时代前进，他却却在后退，甚至带着孩子结交那些固执保守的老大夫。卫希礼说旧时代“有无穷的魅力——就像古希腊艺术一样，完美无瑕，匀称和谐”，白瑞德说，这也是我要表达的。

他最终选择离开都思嘉，说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，就会开始珍惜他年轻时随意抛弃的一些东西了，比如家族观念、名誉、安全、祖先，等等。他要去旧时代的城镇和乡村里搜寻，寻找某些残存的古时遗风……

和范柳原相比，白瑞德更较真。范柳原知道白流苏离不开他的“古老中国梦”，但他俩之间没有“战友情”，这就可以了啊。反正他可以把笑话说给别的女人听。

白瑞德却永远固执地追求着他得不到的东西，所以《倾城之恋》可以大团圆，《飘》不可以。虽然小说貌似留了个开放性的结尾，但你只要认真地读过白瑞德的那些锥心之语，就知道，他和都思嘉都再也回不去了。

相似的故事框架，《一帘幽梦》讲了一个大头梦；《倾城之恋》讲的是生存，夫妻里求生存，但也怡然活下去了；《飘》讲的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，你知道这沦陷是天地经义，但是你仍然爱着它，你不想追随新世界的步伐，宁可让自己活成一个悲伤的人。

外延一点点扩大，像画卷铺展，《一帘幽梦》就不说了，《飘》气势最为恢宏，时代更迭，泥沙俱下。不过，我个人觉得，在《倾城之恋》里，我们更能看到谋生亦谋爱的自己。